

2018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國社會歷史評論

第二十一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第二十一卷·二〇一八

常建华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二十一卷, 二〇一八 / 常建华主编. —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528-0737-0

I. ①中… II. ①常… III. ①史评—中国 IV. ①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270号

ZHONGGUO SHEHUI LISHI PINGLUN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二十一卷)

常建华/主编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冠宏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数 468千字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737-0 定价: 86.00元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顾问

冯尔康 刘泽华

委员

常建华	杜家骥	江 沛	李金铮	李治安	刘 毅
王利华	王力平	王先明	许 檀	阎爱民	余新忠
张分田	张国刚	张荣明	张 思	朱凤瀚	朱彦民

编辑部

夏 炎 张传勇

主 编

常建华

目 录

【信仰与社会】

- 从“东夷首领”到“一方正神”：逢伯陵信仰演变考论 赵树国(1)
争衡圣域
——两宋间杭州宗教空间的变迁与重构 谢一峰(43)
山岳效灵：明代齐云山与休宁地方社会关系研究 王 浩(72)

【石刻文献与社会】

- 唐永淳元年关辅灾荒的社会史考察
——基于出土石刻文献的新证 徐 畅(94)
北魏刘晦墓志考释 刘 昕(109)
北京明代公主墓志初步研究 周 莎(115)

【宗族与社会】

- 明初“江西填湖广”移民现象的历史解读
——以湘中地区为中心的分析 李 扬(136)
清至民国河南西平的宗族建设
——以西平县权寨镇陈氏为中心 朱绍祖(149)
试述北方宗族祠堂的演变与发展
——以豫北地区为中心 申红星(167)

【古史新论】

- 先秦忌日礼俗考述 邓国军(178)
“孔子衣镜”不能作为刘贺的翻案依据

- 基于汉代“孔子画像”的考察 何 丹(187)
- 明中叶毁“淫祠”行动中的思想因素
- 以魏校欲罢祀陈献章于乡贤祠为例 庄兴亮 黄 涛(211)

【近世变迁】

- 《蚕坡章程碑》考论:地方社会、国际市场与产业变迁 武 强 刘 芹(222)
- 晚清教育改革与乡村塾师的家庭生活
- 以祁门县胡廷卿为例 董乾坤(242)
- 粗鄙之语
- 民国时期作为叙事辅助的粤语脏话“丢那妈” 林旭鸣(256)

【研究述评】

- “南开中古社会史工作坊:中古中国的都市与社会”会议综述 路锦昱(266)
- 小历史与大历史勾连
-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嘉乐(272)

【书评】

- 宣卷研究的新史料和新视野
- 《中国农村的民间艺能》述评 朱小屏 张笑川(279)
- 浅谈《凤阳花鼓全书》的学术研究方法 张英聘(286)
- 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佳作
- 读《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 朱亦灵(291)
- 跳出范式的窠臼
- 读《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王 倩(298)
- 编后语 (305)
- 英文摘要 (307)

CONTENTS

【Faith and Society】

- From“Barbarian Leader”to“Official Divinity” :Study on Faith Evolution of Pang Bo - ling ...
..... Zhao Shuguo(1)
- To Compete in a Sacred City—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Space in
Hangzhou (960—1276) Xie Yifeng(43)
- Social Relations Study on Mount Qiyun and Xiuning County in Ming Dynasty
..... Wang Hao(72)

【Stone Inscriptions and Society】

- The Socio - Historical Analysis on the Famine in the Guanzhong Area in the Year 682 of Tang—
Based on New - Prove of unearthed Stone Inscriptions Xu Chang(94)
- Interpretation on Liu Hui Epitaph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Liu Xin(109)
- Priliminary Study on Princess Epitaph of Ming Dynasty in Beijing Zhou Sha(115)

【Clan and Society】

-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n Migration Phenomenon from Jiangxi to Hunan, Hubei and Guangdong
Province in Early Ming Dynasty—Analysis on Central Hunan Province Li Yang(136)
- Clan Construction of Xiping in Henan Province from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_
Centre on the Chens in Quan Zhai Town of Xiping Country Zhu Shao zu(149)
- Describe Clan Hall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of China—Centre on North of Henan
Province Shen Hong xing(167)

【New Theory on History Opinion】

- Investigation on Death Anniversary Etiquette and Custom in the pre - Qin Period
..... Deng Guojun(178)
- “Confucius clothing mirror” Cannot be Used as the Evidence to Change Liu He’ s Historical
Image—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fucius portrait” in Han Dynasty
..... He Dan(187)

Mentality Factor on Local Officers' Activities of Combating Evil Deities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Taking Wei Xiao Dismiss Chen Xianzhang in the Temple of Local Respectable Dead Person as Example Chang Xingliang Huang Tao(211)

【Modern Times Changes】

The Analysis of Tussah Field Regulations Stele: Loc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the Industry Evolution Wu Qiang Liu Qin(222)

Educational Reform and Family Life of Country Private School Teacher in Late Qing Dynasty—Take Hu Ting - Qing of Qimen County as Example Dong Qiankun(242)

Vulgar Language—Auxiliary Narration Cantonese Dirty talking “Diu Na-Ma”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Lin Xuming(256)

【Research Review】

Meeting Overview on “Nan kai Middle Ancient Times Social History Workshop: Middle Ancient Times of Chinese City and Society” Lu Jinyu(266)

Relation Between Small History and Great History—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fe and System: New Exploration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ang Jiale(272)

【Book Review】

New Documents and New View Points for Xuan Paper Studies—Review on Chinese Country Artistic Skill Zhu Xiaoping Zhang Xiaochuan(279)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Whole Book of Fengyang Flower Drum Zhang Yingpin(286)

Good Work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Combination—Book Review of Renewing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on Etiquette and Custom Reform in Early of Ming Dynasty Zhu Yiling(291)

Thinking Outside the Paradigm—A Comment On Fluid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Locality: Charity Relief in Late Qing and The Metabolism of Modern China Wang Qian(298)

Editorial (305)

Summary of Articles (307)

【信仰与社会】

从“东夷首领”到“一方正神”：逢伯陵信仰演变考论

赵树国

【摘要】逢伯陵是商代活跃于古齐地的逢族的首领，在山东留下了诸多遗迹，如因其而得名之逢山等。先秦时期，齐地流行自然崇拜，这一习俗至汉代仍存。西汉后期，逢山因有石社、石鼓而被列入国家祭祀，此后逢山信仰开始流行。宋代以后，中国神灵信仰出现了新的变化，人格神逐渐兴盛。元明时期，逢山周边地区实现了村落重构，形成了“六社”格局，原先作为自然神的逢山崇拜转化为对人格化社区神逢伯陵的信仰。同时，六社地区围绕着“逢山影像”产生了诸多关于逢伯陵的传说。逢伯陵信仰之演变，既与中国神灵信仰的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时又与六社地区的社会变迁密不可分。

【关键词】逢山；逢伯陵；自然神；人格神；六社

民间信仰以神灵崇拜为主要特点，其产生、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关。中国的神灵崇拜由来已久，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即已滥觞，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一发展过程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以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神灵崇拜大都具有时间长、涉及面广的特点，因其时间长，故举凡被信仰的人物的“真实”的历史及其“成神”后的发展、演变等均应被考虑；因其涉及面广，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对其发展、变化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神灵信仰也在影响着以上各种因素。因此，探讨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发展、演变，需将其放入其产生、发展的环境内，从长时段进行考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民间神灵信仰因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情况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詹姆斯·沃森在《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中提出了“神的标准化”概念，认为妈祖自宋代进入国家祀典，成为被国家“允准”的神灵，后来又被政府不断加封，实现了“标准化”过程。国家通过“标准化”这种“微妙的方式干预”极大地推进了天后信仰的传播，使其成为南方沿海地区一位声名显著的神灵。当然，天后之所以被广泛信仰还在于其信仰形态比较灵活，不同群体可以表达不同诉求，“社会等级各层次上的人都可以建构他们自己”对天后的看法。^① 杜赞奇《刻化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在梳理关帝信仰变迁时提出

^① 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见[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92页。

“刻化标志”的概念,指出自宋至清,国家一直通过“刻化”关帝形象,如战神形象等,以寻求其所需要的信仰标志。与此同时,其他群体也按照自己的需求“刻化”出关帝的其他形象,如财神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力量在对关帝形象进行“刻化”时往往并不矛盾,“刻化的机制自身也必然要求至少在标志周围要保留某些其他声音的存在”,且有相通之处,“一个重然诺的武士转而忠于既有的权威;一个保卫庙宇、社区和国家的英雄转而成为健康和财富的确保者”。^① 理查德·冯·格兰《财富的魔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将代表财富的五通神形象的演变置于江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认为在16世纪及以前货币经济初步兴起造成严重的经济不稳定时,五通神形象为邪淫之神,而当18世纪市场经济稳定后,五通神形象则演变为积极的五路财神。^② 以上文章为考察中国神灵信仰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那就是在考察神灵形象、传说内容演变时,要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塑造、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以及社会环境变化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民间神灵信仰体系的演变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除观音、关帝、妈祖、文昌等全国性神灵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性神灵,他们的产生、发展与本地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区域历史脉络中方能厘清其变化轨迹。这一点为学者所关注。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探讨了莆田江口平原地区神灵体系、神庙祭典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本文提供了借鉴。^③ 赵世瑜关注到南、北方的不同,提出“做华北的研究又特别要注意国家的在场”“华北的研究往往是长时段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④

盛行于今青州西南部山区(即清代临朐县西北“六社”^⑤)的逢伯陵^⑥信仰,是当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一种民间神灵崇拜。该信仰发轫于先秦时期,至今仍存,对当地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逢伯陵是上古齐地逢族的首领,其事迹史籍记载甚少,有学者曾对此

① 杜赞奇:《刻化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见[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第93—114页。

② 理查德·冯·格兰:《财富的魔术:江南社会史上的五通神》,见[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第143—196页。

③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

④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⑤ 逢伯陵信仰流传的青州西南部山区,主要在今青州市王坟镇境内,历史上这一地区长期属于邻近的临朐县,在明清时期由“六社”(原为五社)构成。据(明)王家土修,祝文、冯惟敏纂:嘉靖《临朐县志》卷之一《乡社》载:“礼让乡,在县之西,所领社二十有二。……东庄社、逢峪社、镇头社、田庄社……辛庄社”,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又据(清)姚延福修,邓嘉缙、蒋师辙纂:光绪《临朐县志》卷五《建置》载:“田庄社:领六庄;逢峪社:领五庄,有集,四、九日市;振(镇)头社:领十三庄,涉洼有集,二、七日市;辛庄社:领十八庄;人(仁)和社:《旧志》无,新增,领四庄,西北界益都;东庄社:领九庄,北界益都。”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2页。可见该地区原为五社,清末新增仁和社,形成“六社”格局。

⑥ “逢”在古代有时也写作“逢”,本文除引用文献时尊重原貌外,一律写作“逢”。另:逢伯陵祠,也称“逢公祠”“逢山祠”等,当地俗称为“逢山庙”,本文在涉及逢伯陵祠的表述时,会根据上下文语境酌情采用不同称呼。

进行钩稽,^①但对于逢伯陵信仰,学术界尚缺乏关注。逢伯陵信仰作为一种流传时间久远、流传区域固定的民间信仰,既为考察中国民间神灵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也为以此切入探讨地方社会变迁提供了契机,故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忠义成神”:一则关于逢伯陵的传说

位于青州市西南部山区的王坟镇,地处鲁中山区东北部,该镇大部分村庄在历史上曾长期归临朐县管辖。这部分村庄在清末属于临朐县礼让乡,具体包括六社,即田庄社、逢峪社、镇头社、辛庄社、仁和社会(清末增置)、东庄社,是该县西北部褊狭之一隅。^②

由于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的原因,该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这个单元以弥河支流石沟河(简称石河)水流域区域为大致脉络。石沟河水发源于今青州市王坟镇胡林谷村,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述其在益都县内的流向为:“石沟水出城西南六十余里之双孤顶山,北行二十里,有水自苏峪来注之,即石沟水之北源也,至孙旺集合流,东行十余里至三阳山,入临朐界……(旧志无,今据县境全图增入)”。^③进入临朐县境后,又有数条大小不一的水源汇入。先是在两县接壤地附近,自仁和社会北流而下的一条水汇入,接着黄马村中一条小河沟汇入。向东流经里许后,到涝洼村附近,这时出自仰天山、顺流向北经过辛庄社及镇头社部分村庄的一条水源又汇入其中。东流里许,自镇头社北镇头村南流之水汇入。而后一路东流,约两千米左右,郭庄村西沙沟子河南流汇入,自上梢、腰庄、大峪口顺流而下之水北向汇入。再往东流经里许,自东庄社赵家庄村南流之水汇入,而后一路东行,至大章庄村南出六社境。以上便是石河在六社内的流经区域。

石河是一条季节河,夏秋之际水量丰盈、秋冬时期干涸见底。在河的两边,是起伏的山峦,山峦之下零星分布着一些村庄,位于当时的临朐县境内者,就是本文所述之六社诸村。历史上,这一地区长期属于临朐县的礼让乡。为自然环境所限,这一地区相对封闭,仁和社会、辛庄社、逢峪社、田庄社南端为山岭,镇头社、东庄社北端也是山岭,与外界交往颇为不便。石河干流自西向东穿过六社中的镇头社、逢峪社、田庄社,即光绪《益都县图志》所载:

① 何光岳:《有逢氏的来源和迁徙》,《学术论坛》1991年第2期;李学勤:《有逢伯陵与齐国》,《古文献论丛》,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3—104页;孙敬明:《逢史献苴》,见张光明、姜永利主编:《夏商周文明研究(’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95—109页;郭济生:《逢陵——齐文化的源头之一》,见侯希杰主编:《齐国治国思想论集》,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60—575页;逢振镐:《山东古国与姓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73、267—274页;朱继平:《金文所见商周逢国相关史实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

② 据嘉靖《临朐县志》卷之一《乡社》载:“礼让乡在县之西,所领社二十有二……孝慈乡在县之西南,领社二十有七……仁寿乡在县之南,领社三十……忠善乡在县东北,领社二十有七”,本文所述地区在明代仅为五社;又据光绪《临朐县志》卷五《建置》载:“乡四,西北为礼让乡,领社二十有三;西南为孝慈乡,领社二十有六;东北为忠善乡,领社二十有五;东南为仁寿乡,领社二十有九”,本文所述地区此时涵盖六社,第42页。由上可见,明清时期临朐县共有四乡,所辖社总数在一百零五上下波动,本文所述地区仅辖五六社,在全县所占比重甚小。

③ (清)张承燮修,法伟堂纂: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山川志下》,《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石沟水在入临朐界后，“东行三十余里至龙山之西，入巨洋水”，^①河畔的一条东西路是该地区的交通主道，该道西端连接益都县境，往东可达临朐县城。除主干道外，六社内还有一些小路与外界相通，如东庄社北部可翻越石虎山至益都县，镇头社北部可翻越玲珑山至益都县，辛庄社可翻越天井岭至临朐，逢峪社上梢村可翻越石门坊至临朐，但山路崎岖，行走不便。

这个地区耕地相对较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逢山庙附近诸村沿河滩垫地之前，主要以山地为主，在夹河而立的连绵起伏的丘陵之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田地。该地区虽地处石河流域，水量相对丰富，但经济却并不丰饶，诚如光绪《临朐县志》所言：

邑多山少平壤，聚落甚小而繁，四民杂处，耕者十七，读者十二，贩鬻者十一，山巉岩、水湍疾，……农苦而不必勤，高田播殖待泽尤急，盛夏十日不雨土龟坼矣，山溪流急，既亡能导引储蓄，穿泉凿井，又病土深甘泽稍靳，有束手仰天而已。故农常逸于他境，而忧苦则过之。^②

尽管这一地区围绕着石河上游展开，但由于地势起伏，田高水低，无法利用河水资源，故而并未形成明清时期一些地区（如山西等地）那种以水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不过，石河水系多少也对该地区民众之间的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依河流走向而形成的弯弯曲曲的河畔道路成为当地民众交流的主要通道。

六社内部地近交通要道的某个村庄会有集市。长期以来，六社内部一直存在两个集市。明嘉靖年间，这两个集市分别是逢峪集、庙头集，“逢峪集：在县西二十里；庙头集：在县西北二十五里”。^③逢峪集延续至今，庙头集则时兴时废，地点也在附近村庄不断转移。据光绪《临朐县志》记载：“逢峪社：领五庄，有集，四、九日市。振头社：领十三庄，涝洼有集，二、七日市。”^④由此可知，庙头集后来转移到其西南约一公里处的涝洼村。20世纪60—70年代，涝洼集又转移到村西里许的王坟镇政府所在地王坟村。^⑤庙头集之所以多次转移，我们猜测主要原因当是为满足六社民众的市场需要。庙头集所在的庙头村西位于六社东西向交通主干道上，虽交通方便，但却无法充分满足南溜辛庄社、西南溜仁和社、北溜东庄社的需要，更多的只是服务于镇头社的某些村庄，故有“庙头集，阿陀赶（庙头村西邻之村），阿陀不赶就瞪了眼”^⑥之说，故后来迁至位置相对更为合理的涝洼村。最终迁至王坟村，应当是为发展镇政府所在地经济。由上可见，在明清至20世纪90年代，六社地区主要有两个集市，即逢峪集、庙头集（涝洼集、王坟集）。逢峪集在六社中部偏东的逢峪社，主要面向逢峪社、田庄社、东庄社，庙头集（涝洼集、王坟集）在六社中部偏西的镇头社，主要面向镇

① 光绪《益都县图志》卷十《山川志下》，第86页。

② 光绪《临朐县志》卷八《风土》，第66页。

③ 嘉靖《临朐县志》卷之一《风土志·市集》。

④ 光绪《临朐县志》卷五《建置》，第42页。

⑤ 被采访人张乐美，女，84岁，青州市王坟镇固后村人，采访时间2018年；被采访人杨桂荣，女，60岁，采访时间2018年。

⑥ 被采访人王延和，男，54岁，青州市王坟镇庙头村人，采访时间2018年。

头社、辛庄社、仁和社会。集市对六社民众的生产、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六社民众既可于此购买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还可以传递信息（在电话未普及之前，让集市上邻村的熟人捎口信），集市甚至还成为未婚男女非正式相亲的地方，也是邻近村庄中一些老人们见面、娱乐的地方。^①

由上可见，限于自然条件、行政区划，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六社逐渐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却不封闭的区域，六社民众可以通过集市等相互沟通、交流，也可通过东西向主干道及山间小路与外部交往。

就在这片土地上，长期流传着一位古齐地诸侯逢伯陵的传说，传说以该地区中部镇头社固后、庙头村前的逢山、逢山庙为根本，以六社及邻近社的若干村落为线索，描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神灵形象。笔者曾于2002年、2004年做过一番田野调查，现据调查所得，整理如下：

据说，逢山爷名叫逢伯陵，逢峪村人，殷朝诸侯。（一说为：逢伯陵在朝中任御医，为人忠诚厚道。^②）封国在山东诸城，在殷商众诸侯中，其封国地盘较小。其姊嫁与逢峪村东南曾家溜村一杨姓男子，生子杨王（本名杨骥），杨王便是逢伯陵的亲外甥。

曾家溜村西有一道山梁，由西向东又向北一拐形似游龙，石河流经此地，在龙形山梁的西北方向形成了一个龙湾，名为“龙湾”。在龙湾的东南岸上栽着许多垂柳，杨王长大后，经常去柳树林中玩耍。有一次，他一个人来到柳林中，遇见了一位先生，在攀谈之中，这位先生说：“你有帝王之福，不过现在时机尚不成熟，等你见这棵柳树的枝条能够下垂到水面之时，你即可兴大事，到那时殷朝气数已尽，你一兴兵，四海呼应，可一举成功。”谁知小伙子性情太急，时机尚未成熟，他已迫不及待。但是柳树距水面还差一截，他实在等不及了，就拿来一条小绳拴上一块小石头，把它系在最接近水面的一根柳条上，这样一来，柳枝就搭在水面上了。（一说为：算命先生告诉其母此事，其母急不可耐，以石头系柳条。）

接着，他开始招兵买马、储草屯粮，并自封杨王，占据了逢山顶。就在这时，一天夜里，国王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金銮殿上来了一只小羊羔，在金殿上，一回蹿到这，一回蹦到那，好生自在。眼看就要蹦到国王的宝座上时，来了一个大螃蟹，把两只大螯向羊羔一挥，这个羊羔就乖乖地溜走了。（一说为：北京钦天监夜观天象，发现山东境内有人造反。）国王醒来，急忙召见国师前来解梦，国师想了一会儿说：“大王莫惊，虽有人想夺我江山，但无大碍，这人姓杨，只要派一姓逢的去征讨定能成功。”结果，这天探马来报，说山东地段有一人自封杨王，扯旗造反，欲夺大王江山。国王立刻召集各路诸

① 另外，民国时期在南淄辛庄社白洋口村一度也出现过集市，据周钧英修，刘仞千纂：民国《临朐续志》卷十五之十六《礼俗略·市集》记载：“三八期：……白杨口”，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10页。但是此集市存在时间可能并不长。笔者在田野调查时曾听到这样一种说法：“白洋口起了集，就会有灾难，如战争等。以前曾起过几次，均未成功，故有此说。现在的白洋口集大约起于1986年、1987年。”被采访人高继才，男，46岁，青州市王坟镇上白洋村人，采访时间2018年。由上可见，今日之白洋口集系后来建立，与民国《临朐续志》所载之“白杨口集”虽说位置相同，却不可同日而语，疑民国《临朐续志》所载之“白杨口集”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② 孟庆刚：《古州寻踪》，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侯,商量此事,决定派逢伯陵为统帅,带领大将徐魁(徐魁——徐家沟人,善用一根铁扁担,英勇无敌)等前去征讨(一说为:逢伯陵认为自己是杨王的亲母舅,如果亲自驾临的话,杨王势必束手就擒,因而自请圣旨前去征讨),大军驻扎在距杨王根据地十多市里的地方,分别居两个营盘,这就是现在的前营村和后营村。然后,他号令将士每人用战袍兜一兜土,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炮台,在炮台上架炮准备向逢山顶轰击,这个炮台就是现在郭庄村南的大土堆,现在仍叫做炮台。

古代社会母系权威相当大,杨王得知亲母舅前来征讨,不敢对敌(一说为:杨王得知亲母舅前来征讨,只得答应投降,而后再用计逃跑),只得用“悬羊击鼓、饿马刨槽”的战术,虚造声势,给对方制造一个山上要坚守阵地、决一死战的假象,使其不敢轻易上山,为自己赢得了时间,随后带领人马一溜烟儿地逃跑了。据猜测现在云南省的客家人有可能就是杨王部队的后代。(一说为:杨骥用“悬羊击鼓、饿马刨槽”之计撤离后,逃至仁河上游安居,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后来其隐居地形成村落,就是青州市杨集乡,今属庙子镇。)逢氏大军等了好些时候,发现山上动静越来越小,逢伯陵领人到山上一看,才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时,他感到没有拿住杨王,无法交代,悔恨之极用战袍把头一蒙跳崖而死。后来,国王为表彰他的忠心,封逢伯陵为神,名叫逢山爷,建逢山庙,让他接纳这一方的香火。据说自从逢伯陵坠崖后,在逢山背阴悬崖上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影像,头戴乌纱、身着黄袍,手持浮尘,这就是逢山爷像。现已成为一个景观,被称为“逢山影像万古传”。^①

据说,后来南方风水先生曾在逢山山顶的饮马池中见到一个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龙的影子,这条龙身上大部分已经变成龙形,只有手和脚还是人手、人脚,原因就在于,柳条在还没自然垂落到水面时被人用石头拽到了水面,导致杨王因仓促起兵而失败,故而没成真龙天子。^②

这则传说至今仍流行于青州市王坟镇一带,被当地民众视为“信史”。揆诸情理及史实,上述传说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虚构的,这无须赘言。但即使是虚构,上述传说的形成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叠加相关信息,经历了一个“层累的造成”的“建构”过程,最终才形成的。

该传说虽是被不断“建构”起来的,却包含了诸多对探讨逢伯陵信仰尤其是该信仰发展、变迁有重要作用的核心信息,现将其整理、归纳如下:

其一:逢山爷名叫逢伯陵,殷商诸侯,封国在山东诸城,在殷商众诸侯中,其封国地盘较小。

其二:故事发生于今青州西南地区(原临朐县西北)逢山一带,涉及附近一些村落,如徐家沟、郭庄、逢峪、曾家溜、前营、后营等。

其三:逢伯陵之姊嫁与逢峪村东南曾家溜村杨姓男子后生子杨王。杨王长大后扯旗造

^① 被采访人杨凤来,男,94岁,青州市王坟镇庙头村人,采访时间2002年;被采访人董凤山,男,80岁,青州市王坟镇郭庄村人,采访时间2004年;被采访人杨庆德,男,70岁,青州市王坟镇崮后村人,采访时间2004年。

^② 采访人张乐美,女,70岁,青州市王坟镇崮后村人,采访时间2004年。

反,逢伯陵带兵出征,杨王得知亲母舅前来征讨,只得用“悬羊击鼓、饿马刨槽”的战术,从逢山悬崖峭壁上逃走。

其四:自从逢伯陵坠崖后,在逢上背阴悬崖上就留下了一个头戴乌纱、身着黄袍、手持浮尘的人影,是为逢山爷像。现已成为当地著名景观,人称“逢山影像万古传”。

在以上四个核心信息中,第一、第二、第四更多的是背景性描述,第三才是传说的核心部分。四个部分之间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全面、生动的传说故事。该传说的形成与当地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解析传说中涉及的各个要素、还原该传说被建构的过程,成为探究逢伯陵信仰形成及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也是研究该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二、从“逢伯陵”到“逢山”:早期逢伯陵信仰的形成与发展

逢伯陵是上古时期古齐地逢族的首领,由于生活年代甚早,史书中对其记载非常少,故后世大多仅知史上曾有此人,对其事迹却不甚了了。但逢族在山东早期文明史上地位非常重要,故其首领逢伯陵之名为后世所熟知,留下了许多“遗迹”,如因其而得名之逢山等。若要厘清逢伯陵信仰的早期状况,尚需对相关史籍、考古资料进行梳理。

(一) 逢伯陵其人

关于逢伯陵其人为谁、其地何在,在早期史书中有一些语焉不详的记载,大致有三个重要来源。

其一,最早记载逢伯陵的是《左传》。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齐相晏婴对齐景公追溯齐国历史时曾说: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①

这则史料在后世广为流传。李学勤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上文中“此地”做了一番推测,指出“近人熊会贞认为‘晏子历举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太公,皆就齐国概言之’(杨守敬《水经注疏》第76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是正确的”,^②赞同逢伯陵是古齐地诸侯之说。

《左传》之说为后世诸多史书所继承,《汉书·地理志》对此进一步阐释:“齐地,虚、危之分壑也。……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荝,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③此说较《左传》更进一步,不但指出逢伯陵是姜太公以前的齐地之主,还指出了他统治齐地的时间是商汤时。后来,晋代杜预在为《左传》作注时也指出:“季荝,虞、

①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21页。

② 李学勤:《有逢伯陵与齐国》,《古文献论丛》,第103—104页。

③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9页。

夏诸侯,代爽鳩氏者”“逢伯陵,殷诸侯,姜姓”“蒲姑氏,殷周之间代逢公者”,^①认为逢伯陵是商代统治齐地的诸侯,该政权至商、周之际为蒲姑氏所取代。

其二,《国语》中也有关于逢伯陵的记载。据《国语·周语》记载:

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

韦昭注:

大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伯陵,大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后,大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齐地属天鼋,故祀天鼋。死而配食,为其神主,故云凭。凭,依也,言天鼋乃皇妣家之所凭依也。^②

此处本是追溯周朝的开国历史,却也涉及逢伯陵。《国语·周语》认为周部族的大姜是逢伯陵的后人,上文中所说的“成神”的逢公是她的侄子。韦昭注进而指出,“成神”的逢公系“伯陵之后,大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由此可见,他们也认为逢伯陵及其后人逢公是齐地诸侯。

其三,《山海经》中也有相关记载。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爻。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③

清人董增龄在《国语正义》中进一步完善了《山海经》的说法,认为:

《山海经》炎帝生器,器生伯陵,是知伯陵姜姓,炎帝后。前封于齐,而太公其继焉者也。^④

《山海经》及董增龄《国语正义》均认为逢伯陵是炎帝之孙,姜姓,《国语正义》进而指出其被封于齐地。

以上这三种说法相互之间联系甚少,但却从不同方面记载了逢伯陵的相关信息,将它们合在一起,基本上可以窥见上古时人对逢伯陵的认识:逢伯陵是上古时期封国在山东的一位诸侯。

①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十四《昭公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66页。

②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下第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4—125页。

③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十三《海内经(山海经第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96页。

④ (清)董增龄:《国语正义》卷三,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350页。

后世诸多史书在记述逢伯陵时，虽会有所偏重，但大致不出以上三种说法。宋代罗泌《路史》在遵循前者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该书卷二十四《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记载：

逢(龐)：伯爵，伯陵之国，黄帝所封，夏有逢蒙(一作蠡，又作龐)。《穆天子传》逢公其后也，地今开封蓬池，一曰逢泽(县东北十四里。《九域志》：逢陂忌泽。《汲冢纪年》：梁惠王发逢忌之藪以赐民者，字当音龐。秦孝公使公子少官会诸侯于蓬泽。天宝初载，更名福源)。

北齐：《内传》：齐之先有逢伯陵，盖伯陵前封逢，后改于齐，故《山海经》有北齐之国，姜姓是两齐云。^①

由上可见，宋代罗泌所撰《路史》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说法，那就是逢伯陵先被封于开封蓬池，后改封于齐地。此说后来大行于世。

元代于钦《齐乘》记载：

逢陵城：般阳府东北四十里。逢伯陵，商之诸侯，封于齐，薄姑氏代之，后太公又代之，逢蒙、逢丑父皆其后，或曰此即丑父之邑也。^②

逢山：临朐西十里。按《路史》：逢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出，始封于逢，在开封逢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山因名焉。^③

《齐乘》是现存山东最早的一部方志，其记载既综合了以上各种说法中关于逢伯陵履历的介绍，又遵循了《路史》中逢伯陵封地先逢泽、后齐地的顺序，为后世山东诸多文献所本。

嘉靖《山东通志》卷十八记载：

逢伯陵祠：在临朐县西逢山麓。伯陵，殷诸侯也。^④

明清之际临朐人傅国撰《昌国榦》卷一《封建》记载：

逢：伯爵，伯陵之国。《穆天子传》：逢公其后也。初封开封蓬[蓬]池，后改封齐，即《山海经》北齐之国。姜姓，子父，一作朱。逢伯陵之封齐，在《传》当殷商之世，而伯益书炎帝生器，器生逢公伯陵。《路史》云：“逢伯陵，炎帝时封齐，而逢公其继焉者

① (宋)罗泌：《路史》卷二十四《国名纪·炎帝后姜姓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256—257页。

② (元)于钦：《齐乘》卷四《古迹·城郭·逢陵城》，见《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80页。

③ 《齐乘》卷一《山川·逢山》，第515页。

④ (明)陆岱等纂修：嘉靖《山东通志》卷之十八《祠祀·青州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1、52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139页。